

Liang Sicheng  
Biography



窦忠如

著

# 梁思成传



30岁前

他只是梁启超的儿子，林徽因的丈夫，徐志摩的情敌

30岁后

他还是中国建筑学的开创者和宗师  
著名学者费正清的挚友，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  
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参与设计者



窦忠如

著

# 梁思成传

罗哲文题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梁思成传 / 窦忠如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306-6889-4

I. ①梁… II. ①窦… III. ①梁思成(1901~1972)  
-传记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0867号

---

责任编辑:甘以雯 王燕 赵世鑫 封面设计:苏艾设计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280 千字 图数: 29 幅 插页: 2 页

印张: 10.375

版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

# 目录

## 第一章 异域童年

- |            |     |
|------------|-----|
| 1. “双涛园”顽童 | 002 |
| 2. 家学不治顽皮  | 007 |

## 第二章 青春飞扬

- |           |     |
|-----------|-----|
| 1. 求学清华   | 016 |
| 2. 初识徽因   | 038 |
| 3. 结伴“宾大” | 052 |
| 4. 蜜月之旅   | 066 |
| 5. 执教“东大” | 071 |
| 6. 支柱     | 083 |

## 第三章 巅峰岁月

- |           |     |
|-----------|-----|
| 1. 加盟营造学社 | 097 |
| 2. 苦乐行者   | 107 |
| 3. 流亡之路   | 121 |
| 4. 蛰居李庄   | 131 |
| 5. 回归清华园  | 154 |
| 6. 誉满世界   | 168 |
| 7. 首选院士   | 176 |

## 第四章 天命难知

1. 学人入政	181
2. 国旗、国徽、纪念碑	188
3. 梁陈方案	199
4. 城与墙	207
5. 孤独卫士	221
6. “大屋顶”之谜	234
7. 检讨与“鸣放”	251
8. “文革”风雨	264
9. 屈辱与不屈	272

## 第五章 落寞之惑

1. 黄昏恋情	283
2. 落寞之惑	294
3. 赤诚的爱国者	301
4. 别了,思成	308

## 第六章 祭奠

1. 海外之祭	313
2. 百年怀想	320

## 附录:梁思成年谱

## 第一章

# 异域童年

泰山倾颓，黄钟毁弃。

公元 1972 年 1 月 9 日，一代建筑巨人梁思成在北京医院凄然而逝。

这年北京的冬天似乎特别寒冷，一月则是这个寒冷季节里最凛冽的时段，而这时断断续续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已经三年之久的梁思成，感觉冷彻心底的并不是自然气候，而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天气的寒冷，也许能够使人集中精力思考一些问题，而政治和社会气候的寒冷，则使梁思成的思绪变得漫无边际、恍若梦中：

从几天前清华大学工宣队队长专门跑到医院怒气冲冲对他进行一通莫名其妙的叱问，到自己关爱有加的学生们对他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无休止的捉弄；从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特别委以他负责整个北京城的都市规划重任，到倾注诸多心血和智慧的“梁陈方案”遭到彻底否定和全面批判；从北平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夜访清华征求他如何避免古都文物遭受炮火袭击，到新中国成立初年大肆拆毁曾经不惜用

生命来保护的文物古建筑；从妻子林徽因与自己甘苦与共辗转半生的无限恩爱，到老伴林洙在自己人生暮年悉心照料不离不弃的质朴忠诚；从父亲梁启超言传身教谆谆教诲使自己受益终生，到弟妹结伴玩耍友爱嬉闹时的手足深情……

一想起幼时旧事，梁思成心底不由得涌动着一股甜蜜，于是任由飘忽的思绪回到了隔洋相望的童年乐园——日本须磨的“双涛园”。

## 1. “双涛园”顽童

公元 1901 年 4 月 20 日，在日本东京这个樱花烂漫的时节里，对于被中国清政府重点通缉的流亡犯梁启超来说，实在是一个最感舒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妻子李惠仙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但也命运多舛的梁思成。

在梁思成出生之前，梁启超曾有过一个儿子，可那是他深埋心底的痛，因为那个儿子仅仅给他带来短短两个月的快乐就不幸夭折了，夭折在他维新变法失败不久那人生最暗淡的日子里，所以一直以来梁启超总是郁郁寡欢，虽然日本友人对他一向十分的敬重和关照，但丧子之痛还是不能让他在短时间内自愈。而今，这个儿子的出生无疑填补了梁家长子的空缺，这怎能不让梁启超心中感觉快慰呢？

然而，全家人沉浸在新生男儿降临梁家喜庆中的同时，也细心地发现这个瘦弱的婴儿竟然是个残疾——他的两条腿夸张地向外撇开，比所谓的内八字还要严重，两腿撇得几乎能使两脚尖相对了。面对这个让全家人喜忧参半的婴儿，梁启超请来外科医生对他进行治疗，希望能矫正婴儿的畸形双脚，以便今后担当起梁家长子的重任。经过外科医生仔细检查之后，遂建议说将婴儿双脚扳正后用绷带缠紧，再放进特制的木盒里进行矫正即可痊愈。果然，一个月后，这个婴儿的脚板基本恢复正常，虽然仍不像正常孩子双脚那样平整，但不会影响他今后的正常行走。对于这样的结果，梁启超已经很



梁启超与家人

满足了。

不料,这个生就残疾的婴儿竟体弱多病,吃药打针简直成了他小时候的家常便饭,这不由得让家人都很担心,害怕他像前一个男婴那样难以成活。也许是天佑梁家,据说有一天母亲李惠仙在梦中见到一个婴儿向她啼哭不止,于是第二天请来一位圆梦先生进行解梦,圆梦先生说那是先前夭折男儿要求梁家承认他的长子地位。对于这样的解梦结果,崇尚科学的梁启超竟然没有怀疑,于是一贯被世人认为是梁启超长子的梁思成,从此被弟妹们改称为二哥了。说来也怪,从那以后多病多灾的梁思成,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出生在日本东京的梁思成,对东京并没有什么特别记忆,他的记忆从迁居到横滨时才开始。不仅横滨,就连整个日本这个岛屿国家,向来就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地区。那时,父亲梁启超担任《新民丛报》主编,梁家就安置在报社的二楼。后来,梁思成回忆亲历横滨遭受地震时,曾这样说:“日本地震很多,记忆中,居住的房子可怕地摇晃就有好多次。缠足的母亲上下楼梯很困难,每次地震总是女佣人把我背下楼。有一天晚上,邻居家着火,通红的火焰烤灼了天空,映红了窗子的玻璃,一瞬间抱起熟睡的我跑下楼梯的,还是女佣人。”对于女佣人在地震中抱他匆忙跑下楼的脚步声,梁思成在六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当然,与地震、火灾那恐惧记忆所不同的,还有像母亲或姐姐一样亲切和爱护他的幼稚园女老师。对于这样的美好记忆,老年梁思成同样念念不忘。公元1964年,他在《追忆中的日本》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上的是华侨经营的大同学校附属幼稚园,虽是华侨经营,老师却都是日本的女教师。她们就像母亲或姐姐一样亲切,对我们循循善诱,关爱备至。当淘气摔倒把膝盖蹭破时,老师就过来一边哄着不要哭,一边为我涂药包扎。伤口疼痛不能行走时,老师就抱着把我送回家。”

在横滨的日子里,幼年梁思成除了对日本女佣和女教师记忆美好深刻之外,还经常跟着姐姐思顺到有着长长石台阶的小山上去玩耍。从那不高的小山上,梁思成和姐姐远远地就能眺望到美丽的富士山,那种美妙景致是他

们只在图画和照片中见过的,以至于这种偶尔从远处眺望的美丽,竟一直印在梁思成心中达数十年之久也不曾模糊或淡忘。

离开横滨搬迁到神户郊外的须磨,是因为除了梁启超几个子女的相继出生外,还有亲戚家的几个孩子也都寄住在梁家,《新民丛报》二楼那几间房屋早已不堪其居。而仅仅依靠办报所得微薄且不稳定的薪水,也只能勉强维持梁家最基本的简朴生活,有时甚至连最简单的饭食也不能保证,更别说有什么经济能力来改善拥挤的居住状况了。而这时,一位向来倾心梁启超改良政治主张、非凡学识和人格魅力的华侨,主动提出将自己在神户郊外须磨的一栋别墅借给梁家居住。

这座名为“怡和山庄”的别墅,也难怪成年后的梁思成兄弟姐妹几人对它一直情有独钟,那实在是一处绝佳的民居所在。坐落在山脚下的怡和山庄,拥有朝向大海的一处宽敞庭院,背后连接着一片茂密松林,坐在别墅窗前就能看到汹涌海浪远远地追逐而来,那院落前排空的海啸声和着别墅后面的阵阵松涛,时时演奏着一曲曲美妙的交响乐,实在让人浮想联翩,心旷神怡。面对如此优美静雅的海滨景致,满怀艺术情趣的梁启超便形象地将这栋别墅更名为“双涛园”。

当然,让梁思成兄弟姐妹几人魂牵梦萦的“双涛园”,不仅因为有依山傍海的优美的居住环境,还有他们人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童年记忆。关于发生在“双涛园”里的往事,梁思成后来回忆说:“在‘双涛园’的四年间,是我童年时代最快乐的时期。每天与兄弟一起沿田间小道步行到鹰取车站,然后乘火车到神户的同文学校上学。野花、野草、蚂蚱、青蛙之类,都令我兴趣盎然。”其实,这是中国几乎所有农村孩童幼时都非常感兴趣的。当然,给幼年梁思成留下幸福记忆的,还有车站检票员和小火车上的乘务员,每次他们都亲热地向“双涛园”这些顽童们打招呼,有时竟连车票也不检查就顺利地对他们放行。如果他们乘车迟到而小火车已经缓缓开动时,乘务员就会及时把梁思成等顽童从舷梯处抱上火车,并板起面孔假装严肃地说,今后可要早点起床,火车是不会等人的哟。其实,为了等候“双涛园”这些顽童,鹰取车站的小

火车曾不止一次故意延迟几分钟才开车。而假使有一天这些顽童中有谁没有到学校去，第二天乘务员准会关心地问他是是不是生病了。这样美好的幼时往事，梁思成自然不会忘记。

不过，孩提时代真正的乐趣，并不是上学路上得到车站人员的关照或是学习过程中，而是课余或假期里玩伴们的集体活动。对此，梁思成曾饶有兴趣地回忆说：“暑假尤其令人愉快，因为可以尽情地游泳。气温不上升到 80 华氏度(27°C)，母亲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去游泳。可是，温度计怎么也升不上来。于是，我就偷偷地又是吹气，又是用手摩擦温度计，好不容易把温度升到了 80 度(27°C)的刻度上，想如此骗过母亲，雀跃地奔向大海。然而，这种小伎俩最终还是被母亲识破。母亲说，那就把温度计放下来看看，无奈，只好放下来，可悲的是，还没有过一分钟，就下降到了 80 度(27°C)以下。这只手不再有效，当只差一两度时，就去死乞白赖地央求严厉的母亲。这时，母亲便无可奈何地许可放行。”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多种兴趣，也顺便照管“双涛园”的这些顽童，梁启超在暑假期间专门为他们聘请了游泳教练，这是一位脾气温和的日本海军退役军官。梁思成回忆说：“教练在海滨浴场开有卖柠檬汽水的小店，留着小胡子，30 岁上下，游泳很棒，教练方法也特别对头。”不过，“双涛园”顽童们在学习游泳之前，必须按照教练要求先帮助他把小卖店里的杂活干完，然后才能在海边沙滩上或大海里尽情地嬉戏玩耍。这样独具特色的“海滨夏令营”活动持续了好几年，给“双涛园”顽童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童年记忆，也使他们每人都练就了高超的游泳绝活。

除了游泳之外，“双涛园”顽童们还对骑自行车极为感兴趣。对此，梁思成回忆说：“七岁时，我看到长我三岁的堂兄买了一辆儿童自行车，得意地骑着兜圈，我也很想骑，可没有办法，再加上脚也够不到，只好放弃。就这样忍受了近一年，1907 年，总算能够踏到脚蹬了，于是也得到了骑自行车的权利。”就这样，在“双涛园”前面那平坦的草地上，经常能看到梁思成等顽童骑着小自行车相互追逐嬉戏的身影，以至于对骑自行车这样的运动，即便是成年之后的梁思成也非常喜欢，这种兴趣大概就是在那时培养的吧。

在“双涛园”的日子里，梁启超除了繁忙的日常工作外，最大乐趣就是沉浸在孩子们的游乐中，有时候他也会积极地参与其中。对于亲切和蔼而又幽默风趣的父亲的参与，孩子们都十分欢迎和兴奋，因为这时他们不仅能够到远处去郊游，玩得更加尽兴而有趣，还可以吃到味道鲜美的野餐。对于这样的游乐，“双涛园”顽童们都不会忘记，梁思成也是记忆如昨：“节假日，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去箱根、奈良游玩。奈良的鹿、各地的樱花、箱根的红叶让年幼的我欣喜若狂，颇具风味的红叶油炸食品很好吃。……特别是在须磨附近取访山松林中采集松蘑，刚采下的松蘑用枯树枝烧烤后吃下去的绝妙味道无法用语言描述。”

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不仅有美味的野餐，还有“双涛园”几时诸多美好玩事，这是梁思成一生都不曾忘记的。至于后来梁思成极力保护日本京都与大阪的古建筑一事，是否与他幼年时在心底积攒起这些美好异域情怀有关，想来不难揣想。

## 2. 家学不治顽皮

公元 1972 年新年伊始，弥留之际的梁思成完全沉浸在“双涛园”美妙的童年回忆之中。对于晚年落寞孤寂老人这种难得而美妙的梦境，我们还是不去搅扰为善。借此机会，不妨来看一看以梁启超为支柱的这个近代中国无比显赫家族的深厚家学背景，以及这种家学背景对梁思成后来人生走向的巨大影响吧。

据《梁氏世系图谱》中记载，祖籍广东新会的梁家，居住在县城以南二十多公里处的熊子乡茶坑村，始祖是宋代进士出身的梁绍。梁绍虽在广东地界为官，最先居住地却在南雄的珠玑里，直到第三代梁南溪时才搬迁到新会县的大石桥，而最终定居茶坑村的则是第十二代梁谷隐时代的事了。再后来，梁谷隐传至其第十二世孙梁维清时，茶坑村梁家已十世为农，变得没落衰败了。



“双涛园”顽童(左一梁思成)



小学时期的梁思成

梁维清兄弟八人，每人靠分家时所得几亩薄田过活，老二梁维清不甘就此沉寂，立志通过科举重振家门。然而，梁维清苦读诗书多年，最终只考中小小的秀才，后以府学挂名生员身份出任新会县教谕（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长），还是依靠时任广东提督的岳父黎第光的关照。即便如此，梁维清在茶坑村也算是头面人物了。

梁维清仕途不济，遂把希望寄托到儿子身上，特别是自幼聪慧的三子梁宝瑛身上，而梁宝瑛在考场上却接连败北，最终只是个乡村的私塾教员，还不如父亲梁维清。不过，梁宝瑛有一个聪慧好学的好儿子——梁启超，自幼就显露出非同寻常的过人才华。于是，梁氏家族又把希望寄托在梁启超身上，两三岁时就由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教授其识文断字，四五岁时改由祖父梁维清亲自为他讲解《四书》《五经》等科举书目，并在课余时间手把手教习临摹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法帖。白天教授完课文和临帖后，晚上祖父梁维清则倚靠在床上听孙子梁启超复习背诵白天之所学，就好像当年欧阳修和苏东坡那样倚床听儿诵读诗书，多年来从不间断。这种晚辈高声诵读古典经籍，老人含领捻须而听的情景，向来被中国人认为是人生一大乐事。如今，祖父梁维清每天晚上享受这一大乐事时，还有选择地为爱孙梁启超讲授一些传统经典的励志故事。

后来，梁启超如法炮制，也经常给梁思成等传讲祖父当年讲述过的这类故事。对此，梁思成遗孀林洙女士也许是听梁思成讲述过，故此她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就曾这样写道：“梁启超爱喝酒，每天晚饭后，孩子们都围坐在一个小圆桌旁，父亲一边喝酒一边给他们讲故事。他讲的多半是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在祖父、父母和私塾先生的精心教授下，梁启超八九岁时就熟读诗书，且能一气呵成写出洋洋洒洒的千字文章，遂在乡间有“神童”之誉。

“神童”梁启超不负众望，在公元 1884 年初冬年仅 11 岁前往广州应试时考中秀才。公元 1889 年 9 月，16 岁的梁启超在广州乡试中再一次震惊世人，以全省第八名的斐然成绩高中举人，并因此受到主考大人李端棻的特别

垂青，遂决定将其堂妹李惠仙嫁给这位少年举子。就此，梁启超将踏入仕途，实现其祖父等梁氏族人多年梦寐难求的夙愿。

不过，祖父梁维清在严格教授孙子梁启超苦读诗书时，无形中也扼杀了幼年梁启超应有的孩童玩兴和某些乐趣。对此，梁启超在回忆文章中多次这样记述他的童年生活：“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读书比命还重要。”与父辈梁启超“苦命”童年相比，梁思成兄弟姐妹几人的童年就幸运多了，乃至在于慈父梁启超和严母李惠仙的教养及“娘”王桂荃的“纵容”下，他们在“双涛园”的童年时代简直是充满了顽皮和欢乐。

前文中曾提到梁思成等“双涛园”顽童，从须磨到神户上学在鹰取车站乘车如果迟到时，检票员会提醒说今后要早起床的叮嘱。其实，“双涛园”顽童如果哪次乘车迟到的话，那实在是另有原因。关于这个“另有原因”，妹妹梁思庄后来曾这样解释说：那完全是因为二哥梁思成在上学途中一个极为滑稽的习惯所致。原来，“双涛园”顽童们每天早上上学赶火车时，少年梁思成总要在途中大便一次，然后才能如释重负继续前行，且几乎每天如此。有时候，孩子们眼看着小火车就要开走，虽然急得直跳脚，但可爱的梁思成则必须完成他的这项“功课”，然后才能与大伙儿一同仓促地向车站奔去。

在众多记述梁思成兄弟姐妹几人在“双涛园”生活的文字中，一般都满含爱意地冠名为“双涛园群童”，而我则更愿意以“顽童”名之。如果不信，读者不妨从他们自己及其亲人的下面几段回忆文字中感受一番。

林洙曾这样记述梁思成在“双涛园”的顽皮：作为长子的梁思成虽然比一般孩子懂事和聪慧，但仍难脱孩子的顽皮。他们兄弟姐妹十人年龄相差很远，梁思成和姐姐思顺相差8岁，和最小的弟弟思礼相差23岁，他和思永、思庄的年龄最为接近，感情也最好。他和思永尽管很疼爱妹妹，但总是忍不住要捉弄她。他们常常装扮成很怪的样子把妹妹思庄吓哭，然后又不得不想法设法哄妹妹破涕为笑，否则被母亲知道后是要挨训的。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经常对妹妹搞一些恶作剧，例如在妹妹的饭盒里放上毛毛虫，他们则偷偷躲在一旁看妹妹被吓哭的模样。同样，这样的事若被娘知道了，他们也是要

乖乖地给妹妹道歉的。

如果单单是在“双涛园”顽童们之间的顽皮倒也罢了，他们有时竟然把玩笑开到了“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头上，甚至将康老夫子捉弄得无可奈何。有一年夏天，康有为到须磨“双涛园”看望梁启超及其家人，虽然两人情感依然很深厚，但这对昔日师徒兼维新战友同在日本流亡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思想观念及政治主张都发生了很大分歧，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默契和融洽，他们一个积极吸收当时比较先进的西方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另一个则依然裹足不前固守着旧日的保皇观念。于是，两人一见面便会展开激烈辩论，而辩论双方往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则演变成了两人之间的一场高声争吵。而这种争吵无疑导致了“双涛园”顽童们对康老夫子的“仇视”，他们总认为是康老夫子不好而惹父亲生气，同时也搅扰了父亲和他们之间的玩乐。于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双涛园”顽童们，决定在康老夫子下海游泳时对他进行自认为是最有效的“报复”行动。那就是趁康老夫子不防备时，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二人仗着娴熟的游泳技术偷偷潜入水中，悄悄地游到康老夫子身边，然后使劲地揪他下颏上那不长的胡须，每次都疼得康老夫子唏嘘不已，可又无可奈何。

公元 1958 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应康有为女儿要求为其父亲举办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而向梁思成征求意见时，梁思成表示他虽然是梁启超的儿子，但对康梁并没有什么深入研究，只在“双涛园”幼年时对他有一些印象，并风趣地向周总理讲述了一则关于康有为剪辫子的故事。对此，林洙也曾撰文回忆说：“康有为逃亡日本后，仍留着他那大清帝国的大辫子，所以出出进进招来不少看热闹的人。梁启超和许多华侨都劝他把辫子剪了，他死活不同意，后来他自己也感到太被日本人取笑了，只好同意剪掉。剪辫子的那天，好像举行什么盛大典礼一般，他朝北京方向摆了香案，还宣读了一篇奏文。奏明圣上自己着满服在日本的种种苦衷，乞求圣上恩准削发。接着，又读了一篇给祖宗和生身父母的祭文，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每念完一篇就行一次三跪九叩礼，行礼完毕才坐下来。请来的日本理发师站在一